



生死戀

林淑華創作

一之刊叢儷伉



權演上劇話影電留保

作創華淑林

胡序

「伉儷」月刊的編者吳好好先生，給了我一本「生死戀」的清樣，要我看了發表一些意見。我在幾天之內，用力看完了它，很願意在這裏說幾句話。

它的作者是林淑華女士，本來在「伉儷」上按期登載，現在要出單行本了。內容是敘述林女士和她的丈夫徐惠民醫師結合的經過，不幸徐醫師結婚只有兩年，就因肺病去世。情節可以說是平常的，並沒有世俗所歡喜的什麼離奇曲折。可是就因為它的平常，我却看出了它的價值，因為現在小說所應該寫的，本來已不是什麼離奇曲折的故事，而它所寫的，却又正是最可寶貴的真實人情。

林女士的目的，也許只要寫寫他們夫妻倆結合的困難吧，因為雙方的家庭，對於他們，極盡了阻礙的能事，同時她也想寫寫夫妻死別的痛楚吧，因為他們都還年輕，前程正是遠大。然而我可以說，林女士卻沒有想到，她的成就，並不只有關於他們夫妻二人的悲歡離合，却使讀者明白了舊家庭，舊社會的不良，發生了深刻的印象：舊家庭，舊社會，非徹底改革不可！也就是一切惡劣的，吃人的舊制度，非徹底改革不可！

不必鑿空地講理論，我們可以看看林女士所描寫的她的父親和徐醫師的哥哥們，就可以明白了。他們那樣地頑固，自私，是他們生來就這樣的麼？是他們自己的罪過麼？我想不見得吧！那也不過是數千年來最惡劣的舊制度，在家庭與社會之間作祟，使他們不得不那樣地頑固與自私罷了。惟其頑固與自私，任何人情都不管，連骨肉也可以相殘，幾乎失去了人的氣味，更不必說阻礙社會的進步，成為社會的罪人了，可是他們不過是舊制度之下舊家庭與舊社會的犧牲者，其犧牲

的方式雖然與林女士徐醫師有所不同，而在我看來，他們犧牲的實際，卻和林女士徐醫師並沒有什麼兩樣。在這一點上，他們比了林女士和徐醫師，似乎尤其不幸，因為他們始終沒有明白人之所以為人，糊塗了一世，將來與草木同腐，不像林女士與徐醫師，雖然吃盡了千辛萬苦，終至一生一死，遺恨終天，也還不失為堂堂正正的人，盡了他們應盡而可盡的責任，獲得了他們應得的人生價值！

我們要使人人都能夠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人人都獲得可貴的人生價值，我們除了徹底改革舊制度之下的舊家庭，舊社會，那還有什麼好的方法可用呢？

「生死戀」所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這個，正與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殊途同歸，如果只當它戀愛小說讀，或哀情小說讀，那就未免小覷了它，真與「買櫝還珠」一樣的可惜了！

此外，林女士如果一直到現在，過着幸福的生活，那就是說，她和徐醫師的戀愛，一帆風順，沒有經過什麼波折，徐醫師到現在還健在，事業興隆，兒女成行，我想，林女士一定很忙，忙於持家，忙於相夫教子，甚至忙於享樂，過着「高等華人」的生活，她不見得便會想到以許多人看作無聊的文字來作消遣，更不見得會在很難成功的寫作上有什麼雄心，即使要寫寫什麼，也決不會寫出像「生死戀」這樣充滿血與淚的文字來！血與淚的文字正是歷古以來所需要的，而在現代的中國，尤其需要。林女士的不幸，卻就適應了這個需要，同時也使她自己的一生，生活得更為有意義，誰又不要想，這究竟還是她的幸呢！林女士想到這裏，也許可以稍舒她的悲哀吧？

不過我不是說，凡要從事寫作或其他有意義的事情者，非有像林女士那樣的遭遇不可；我的意思只是說：誰要是遭遇到了那樣的悲哀，正不妨利用之以達我們的有涯之生，依然活下去，比以前活得更加好！

吳序

我聽得人家說：有一位老母親，她過着孤苦零丁的生活，她的年齡雖高，生活雖苦，但她中心却懷着一個希望——希望她的獨生子一旦回來團聚，她日夜盼望着，早晚祝禱着，也就這樣一天天的生活着。可是，她的獨生子呢？誰都知道早在戰場上陣亡了，祇瞞着她一人，她不知自己的兒子是永遠不會回來了，可是，她還是存着這惟一的希望，她的生活就寄託在這希望中。不料有一天，當她獲悉兒子陣亡的確訊時，她祇覺得眼前一陣昏黑，她的希望是幻滅了，她的求生的勇氣也就消失了，就在這一天結束了她的殘生。

這一段故事，說明希望是人生的求生目標；因了這一段故事，便促成林淑華女士寫這本「生死戀」的動機。

記得當我初次遇見本文作者的時候，她正患着肺病，精神頹唐得很，她告訴我不幸的遭遇：她的丈夫逝世祇一年半，遺有兩個女兒，平時既無積蓄，來日生活大難；她一提起往事就傷心，一觸到心境便流淚，她祇是咀嚼過去的奮鬥成功史，轉覺得今後生活很乏味；她的年齡尚青，但她的意志頗消沉，她好像不再有新的希望，亦不再去計劃一切；因此，她的精神影響了身體健康，而病體又使她格外消極。

當時我覺得橫在她眼前的兩大問題，須急待解決：一是意識的昇華，一是生活的資助；要改變她眼前的生活環境，不妨用一種事物做目標，提高她求生的勇氣，在她漆黑一團的境界中，獲得一線光明希望。於是我便對她講述上面的一段故事，希望她振作起精神來，完成這一部自述身

我時常慨嘆着女作家的少，少的原因，我曾說起好幾種，其中有一種，便是女子沒有生活的負擔。男子的易於成為作家，誰能否認有幾個不是被生活的負擔所壓迫出來的？（說見「日新」出版社所出版的「誕生」序文「論女作家」。）現在看看林女士的「生死戀」，或她以後其他的作品，都為了生活的負擔而寫成，我益發要相信我這個意見的不錯了。林女士也就不必以生活的負擔為痛苦，因它有助於寫作，卻就引之而自慰吧！

不過生活的負擔，也當然是舊制度之下的舊家庭，舊社會所造成的，要求寫作的正當發展，也不能不有待於舊制度的改革，這又是讀「生死戀」所得的另外一個印象。

「願上帝的國降臨，為我們解決一切困難的問題！」當我讀完了「生死戀」，只有這樣懇切地祈禱着！

胡山源 三十七年三月一日

自序

我不能回憶我的過去，因為過去給予我的創傷，實在太深刻了！可是、我是一個有思想的人，又無法不回憶。祇要一想到過去，我恨不得馬上吞服大量的安眠藥劑，讓我在很安靜、很舒服的狀態中，就此長眠不醒。

但是、我總不甘心：讓我的生命就如此結束。所以、好多次在極度痛苦，極度昏亂的時候，雖然已經轉到那個念頭了，甚至已經安排好了一切，到最後，我還是採取了這一條途徑：我要倔強地生活下去！

不錯，我要生活下去！因為我永不忘去我丈夫臨終時說的：

「不管將來環境變化到如何，惡劣到如何，我相信你總不會隨隨便便給環境吞滅掉的！」這幾句話。

這幾句話，給予我：奮鬥、掙扎、求生的勇氣，實在不少。

在貧窮、疾病的交迫下，痛苦、淒涼的煎熬下，我掙扎到現在，已經整整地三年了！這未始不是他冥冥之中，所給予我的一種力量。

三年——，可以說是一個很長，也可以說是一個很短的時期。如果我的丈夫還活著的話，別說三年，就是三十年也只嫌其短。反轉來說：我在這種貧病交迫的情景下，挨過了三年，就好比一個囚犯，捱受了三十年徒刑一般的長！無庸說：我熬嚐了許多的打擊與磨折，忍受了許多的困難與欺凌。但是、在痛苦的反面，並不是絕沒有歡樂的。當我每一次，看到我那大女孩的面貌輪廓，越長越像她的爸爸時，我從心底裏會發出一絲微笑來；當我看見我那小女孩，也是像她有介事地，會得走，會得跳，會得喚媽媽時，任何痛苦，我都忘掉了！只要看見她們的笑容，出現在我

世的長篇工作。

她起先表示懷疑，後又發生種種過慮：第一、她覺得沒有寫長篇的勇氣，第二、她的病體也不允許長期執筆，第三、萬一半途而廢，將何以善其後。我再對她鼓勵着說：這是一個新希望，也是改變目前生活環境的一個試驗；人生不可無希望，希望是生命的源泉。

經我一再慫恿以後，真的她開始寫「生死戀」了，自從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起，逐期在「僑月刊」上發表。（曾載「僑月刊」第一年第七期至第二年第十二期）這樣繼續了一年有半，終於全部脫稿了。

後來為了要出單行本，她又獨自接洽購紙，拉廣告，跑印刷所，衝風冒寒，奔波匝月。有一天，她特地跑來對我說：真的我自己覺得奇怪，現在的生活和初寫「生死戀」時完全不同，不獨心境寬暢，而且病體亦已告痊，我始終不懂這究竟是什麼緣故？

我說：這完全是一種心理作用，也就是所謂心理衛生。一個人如果專從好的方面想，一切覺得充滿着喜樂，和無限的希望，心境亦為之泰然。所以，人生不可無希望，希望是生命的源泉。

在「生死戀」付印前，她再三要我作序，我覺得義不容辭，就把這一個意思，祝賀「生死戀」的成功，並勉勵她今後正常的發展！

吳好好三十七年二月十日

目錄

胡序

吳序

自序

一身世

二初戀

三拒婚

四小別

五抗拒

六母喪

七壓迫

八重逢

九戰爭

一〇苦難……………六三

十一熱戀……………七五

十二畢業……………八二

十三波折……………八七

十四激變……………九四

十五釋嫌……………一〇二

十六枝棲……………一一二

十七新婚……………一一八

十八結晶……………一二六

十九閱牆……………一三二

二〇罹病……………一三七

二一永別……………一四四

二二長恨……………一五七

五六

四九

四〇

三四

二七

二一

一四

六

一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絕期

——白居易長恨歌——

一 身世

從我出生後，到我十六歲為止；在這一段歲月裏面，我不知道人世間有所謂悲哀、痛苦，因為我幼年時是生活在那樣安逸富裕的環境裏面。在這世界上，我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天之驕子」，在這家庭裏，我是一個被父母寵愛着的「獨養女」，在學校裏，我是一個博得師長讚譽的「好學生」，即使在伙伴中，我也是被推為一個吃得好、穿得好、長得好的「頂兒尖兒」。我有着一般生長在富庶家庭中的女孩子的劣根性：驕傲、任性、倔強、擺闊。我的心靈中，只是充滿着歡樂、喜悅；却極少機會可以發現我的眼中在滿淚。一個女孩子所希望得到的物質上的享受，我是完全獲得了！然而，我並不以此自滿；我對自己的前途，有着更大的希望；對自己的生活也有着更美的憧憬。但是，在那樣順利的環境之下，我的生活有了一個轉變，我開始第一次流出我真正感到傷心的懺悔的眼淚！也就從這一次的眼淚開始，我的命運，就從此與眼淚結了不解之緣！

那是在我十六歲的一年夏天，我奉了母親的命令去探望正在患病的舅母。到得舅母家裏，我看見舅表姊陪伴在床邊。她看見我進去，就站了起來，悄悄地告訴我：舅母的病已經很危險了！我就走近床前，叫了一聲「舅

母——，她的眼睛微微張着，我就告訴她，母親本來自己來的，因為這二天也在不舒服，所以就差我來望望舅母，並轉述母親的言語，勸她不要焦急，不要煩惱，安心靜養。她聽了我的話，點了點頭。但是，看她枯黃的雙頰，深深地陷了進去，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無神地望着我時，我也不禁感到一陣難受。忽然，她伸出了乾癟的手臂，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眼睛睜得大大地對我注視着。半晌……，她才拼出了二句：

「孩子！你來了……？可是我……我不中用了……！」聽了她斷斷續續的言語，我覺得心裏酸溜溜的，又覺得我的眼睛裏有水在淌出來了！我以前只知道我的生活裏是充滿着歡笑、喜樂，那裏知道世界上還有疾病的痛苦，死別的悽慘呢？但是，我仍抑住了我的難過，想找些話安慰她。舅母却放鬆了我的手，慢慢地把手伸到枕頭底下摸出了一張小小的顏色已經發黃了的照片，輕輕地：

「你認識嗎……？這照片上的人……」

我俯下了頭去一看，見左面坐着一個約模四十多歲的男子，我認得那是我的舅父，坐在右面的正是舅母。那時，她年歲還輕，不但裝束入時，而且面貌是那樣美麗，不過，在眉梢眼角間，似乎蘊藏着無限傷痛！在他倆中間有一只高脚的小藤椅，椅上坐了一個約模一二歲的小女孩，胖胖的手，圓圓的臉，非常活潑可愛，我却從沒有看見過，我就指着照片問：

「舅母，這二個不是你跟舅父嗎？那個小孩是誰呀？」

不料我這一問，問出禍來了！我只看見舅母眼中含著着的一包淚，霎時間，像滾珠般的滾出了眼眶……，我嚇呆了，趕緊把我的手帕替她拭着淚，表姊呢？也在一旁勸着：

「媽！過去的事不要提了！你病中不應該這樣子傷心。」

「不……，我要告訴她，我的生命在這世上是沒有多久了……」我發覺舅母的眼睛裏有着又悽楚、又興奮的神情！她的聲音也比方才響亮些了：「這十四五年的痛苦，老是深藏在我的心底，現在……我將要離開這世界，離開你們了……！唉！我的許多兒子女兒……，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眼面前只剩下你們……，唉！讓我告訴她，在我死前的一剎那……」

她再度把我的手牢牢地握住：

「唉——！孩子！你不認識她嗎？也難怪你……，讓我告訴你吧……！她……她就是……」

「媽！你又何苦呢？把自己弄得如此傷心……」表姊說着。我聽她們這樣說着，正是如墮五里霧中，感到十二萬分的奇怪。却聽見舅母又在說了，聲音簡直在發抖，一雙眼睛釘住了我：

「她……她就是……，她就是你呀！」
「啊——？」我不禁驚叫起來了！

「唉！孩子！我的苦命的孩子啊……！我已死在目前了，讓我埋藏在心底已經有十五年之久的痛……在我臨死之前得到了解除的安慰吧！困！我告訴你！，你是我親生的女兒……，唉！只因爲當年你父親在商業上失敗了，你又姊妹兄弟多……，你姑父母恰巧膝下沒有兒女，他們就看了你……，唉……！天啊！我爲了要讓我自己的孩子可以去享福……，也爲了減輕你父親的負擔……，我就硬着心忍痛把你送給了他們……！這張照就是在你將要離開我們之前拍的，我心裏真有說不盡的辛酸哀傷！你那時是十八個月……，唉！孩子！我的苦命的女兒……，你現在叫我一聲媽，你的可憐的媽……，你知道我心裏要聽見你喚我一聲「媽媽」的希望已經潛伏了十五年了！但是……我現在就要離開……」

我不知道應當選擇怎樣的字句來形容我當時時候的情感是最最適當？我稚嫩的心，禁不起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我不知道應當怎樣做，我也不知道應當怎樣說？天！我所能做的，我只有跪倒在床前把我的頭埋在她乾癟的手掌裏，我開始第一次流出我真正感到傷心的懺悔的眼淚……！

九月裏，深秋天氣。陽光有氣無力的照在屋脊上。只不過經過三個月的工夫，一個天真歡樂，無憂無愁的女孩子，已經變成一個多愁善感，宜嘆宜慮的姑娘了！那姑娘是誰呢？就是我。

我現在不但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和看到了我自己生身的母親永別時的淒慘，而且，我也從當姊那裏得知了許多自己家庭裏的一切：我知道我生身的父親在我八歲的時候就與世長逝，我知道母親在怎樣窘迫的境地中掙扎，我知道我們的二姊三姊，七弟和八弟爲了受不住窮的煎熬而先後病死，我也知道我們的大哥和四哥爲了耐不住熱血的激盪而參加革命工作，以至葬身沙場！啊！這些，這些……，要不要使我的個性從歡樂而轉變爲憂鬱呢？我變了，變得那樣子沉默寡言。再加我姑父，——不，他總是我的爸爸，爲了兩年前那一次「一二八」的炮火的洗禮，使他在政治上失了勢，遭遇到空前的打擊，我們這安逸裕如的家庭，漸漸地在衰落下來了！那一次的暴風雨，非但影響了整個的家庭狀況，也連帶改變了我的生活。因爲到了這學期開始的時候，父親無論如何也不允許我再繼續升學了。中途輟學，表面上固然爲了家境，但實在的原因，還是爲了父親的思想頑固所致。他說：「女子無才便是德。一個女孩子，只要能夠看看報，寫寫家信就得了。給你受到中學的知識，已是天大的情面了，你還不知足，還要繼續……，試問：你大學畢了業，將來嫁了丈夫，還不是養孩子，管家務，這時，你一肚子學問有什麼用？」

我屈服了！在無奈何之中，我只能寂處在家裏伴着母親（也即是我的姑母）過我的小姐生活！從母親那裏，我學會了縫紉與烹調。但是在暗地裏，我仍忘不了我自己身世的淒涼和失學的痛苦！這種痛苦時常在夜闌人靜，一覺夢醒之後，像一條毒蛇似的偷偷地爬上身來咬噬我的心！

一天，我的同伴，璧來找我閒談；她是我的鄰居，也是我的同學。在戰爭中，她也失學了！在閒扯中，我得知她正在請住在我東鄰的一位惠民君在補習中英算各種課目。（他和璧的哥哥是朋友）這消息頓時使我興奮不少，我的腦膜上霎時浮起一個近廿歲的、老老實實的、溫和忠厚的、青年的面貌來。我不禁心裏在盤算：「假使我也能像璧姊那樣請他給我補習，那是多末好的一件事。」我把我心裏的盤算告訴了她，她也非常高興，她答應我說：「最好，你先徵得了你父母母親的同意，惠民方面，我想不成問題。等你家庭方面通過了，我給你們介紹。」

當晚，我就在母親面前老老實實地告訴了她，要求她答應我的請求，並在父親面前為我疏通。因為我知道我的家庭是古舊的，父親的脾氣是固執的。起先，母親現着為難的態度說：

「這是不妥當的，讓一個年輕的小伙子伴在一起。」

但是，我也深悉母親的心、懦弱、慈仁、愛護、猶疑。十六年來，我提出某種請求，只要我纏住她不放，結果，她總是依允我的。我摸準了她的心，就倒在她懷裏撒嬌着說：

「媽！好媽媽！你一定要允許我。這是對我學業有益的事……我的歲數這末小就已經失學了，將來如何能立足於社會？小伙子不小伙子又有什麼關係？假如你一定不允許我，我從此之後，不再吃飯了。」到末了，我竟用無賴的口吻要挾着母親。我知道媽媽是十二萬分寵愛着我的。憑良心說，她雖然不是我的生身母親，可是，她却把我當是她的親生女兒一般看待的；我相信我這樣一說，她末有不應允的。果然她改變了口氣說：

「那末，我向你父親去求情吧！但是，你父親的脾氣不比我，你也不是不知道。依我說：你年紀輕輕的一個小姑娘到璧的家裏去一同唸，她家人口繁雜，進出人多，這是不大妥當而且也不甚雅觀的。依我之見，你索性名正言順的請惠民到我們家裏來給你補習，他的嫂嫂我也和她攀談過。這樣說，或可選得你父親的同意。」

事情總算進行得很順利。第二天，我從母親那裏聽到父親勉強允許的訊息之下，我真是高興得不得了。我趕着到璧的家裏把這消息告訴了她，她也替我很高興；但是，我一想要進行到介紹這一個階段時，天可憐的，我活到十六歲，除了是我父親輩是男子而和他們談話之外，我從來不曾和年輕的陌生的男子交談過，我那得不要心慌呢？我唸書的學校是教會學校，平時校規極嚴，同學們從沒有什麼年輕的男子來找尋或是拜訪的。我呢？早晚到

校返家，都由家裏的車子來接送，我根本沒有機會和一個年輕的男子交談過。想不到起先是一股勇氣，貿貿然的只顧到一面，現在想到見面的難關時，我當然要焦急非常。其實，我們住在這一條弄裏也已多年，見面也不止一次，只不過大家沒有開過口吧了；然而，我當時的心裏竟會感到十分偏促。

我和璧姊在談話的時候，已經午後四點鐘了！她每天規定他從學校裏回來，就替她補習一個鐘點。璧望了望鐘說：

「就要來了，你別怕難為情呢？」

不一會，他果然來了，我的心自然而然的跳盪起來。當他的身子剛跨進璧姊的書室，他發現裏面多了一個我之下，我看出他也楞了一下。璧比我老練得多，她笑着說：

「哦！你來了，我今天來介紹一位新朋友給你。這一位是林淑華小姐，這位就是徐惠民先生。其實，你們不早就認識？」

「哦！原來是林小姐。」他笑着說着，向我微微地鞠了一躬。這時，我真是窘極了！想不到一個生是在舊家庭中的姑娘，達到了這種場合，就會這樣手足無措；但是，事臨其境，我也只能硬着頭皮說：

「不敢當，徐先生，聽說你在校中唸書非常用功，真是深仰得很！」

「喲！林小姐！你說得太好聽了！我還不是在混泥？」

「哦！你們這樣子客套下去怎麼行？我是喜歡直爽的。惠民！我介紹她做你的學生好不好？」璧姊笑着說。

「別開玩笑，我那裏敢當？」

「真的，徐先生！璧的話是正式的，我想請你給我教授一點英國算，你總不會拒絕我的請求？」

「這——這那裏可以？我才疏學淺，怎當得起……，我一向知道林小姐的學問，和敬仰令尊大人的博學，而且，我曾在壁這裏看見過你的文章和你的書法，不愧才是才門之女，我真是佩服得很，現在怎談得到……，」他謙虛着，又稱讚着，可是他這一謙虛，一稱讚，真是把我窘得臉都紅起來了；我再也接不上什麼話，幸虧璧又替我解了圍：

「我說：惠民，你也不必自謙太甚。淑華呢？我知道的，她的根基固然不錯，但是總及不上你；假如你又要客氣下去，這不是使我難堪嗎？」

「那末——那末我就從實了！不過，我還得聲明：『教授』二個字，無論如何不敢受的。林小姐！承你看得起，我們互相切磋，互相研究吧！」

二 初 戀

「淑華！恕我冒昧地問你一句：你心頭有什麼不樂意的事情嗎？我覺得你時常在無意之間，緊緊地皺着眉尖，或是輕微地嘆着氣……！你的身子單薄得很，多憂愁，對於你的身體是不利的。我現在有個請求，就是你肯不肯把你心裏不樂意的事告訴我一些？我不敢說我有什麼能力，但是——我，恕我這樣說，對於你的一切我是非常關懷的。我願盡我的力量幫助你，解除或是減輕你的憂鬱。」

說上面這些話的人就是在給我補習功課的惠民君。在經過了二個多月的盤桓之後，我們已經很熟悉了！在好幾次的談話中，我得知了他的環境也是很不幸的，我知道他今年還只十九歲，在格致公學唸書。我也覺察出他有一顆慈善的肯扶助人的良心，我更看出他有一付肯忍耐肯吃虧的好脾氣，他那種誠懇的忠實的態度，不但使我敬崇，而且也深深地感動了我的母親。父親是不大在家的，難得碰見一二次。他每天放學回家，從五點到六點給我補習一個鐘點。（給壁補習的時間已經改為晚上七點到八點了。）我們不再像以前那樣的客套，他每次叫我時，就直呼我的名字，我也不再稱他徐先生了！他說這些話的那一天，我的父親和母親恰巧赴宴去了；傭人們都在廚房裏預備晚飯，所以客廳裏是靜悄悄地只有我和他倆坐在書桌旁。在他把所要教我的功課都教完之後，他就輕輕地，緩緩地說了上面這一些話。他不提起這種話倒也罷了！給他一提，真是千愁萬恨，齊集心頭！我的腦海裏浮上了那張已經褪色的照片，浮上了那個十八個月的小女孩的面影，浮上了二粒黃豆似的盤旋在母親臨終時的眼角裏的淚珠，更浮上了鶯娣和我扳住了棺材的邊緣痛哭的情景！從這情景反面，我想到了一個美滿的家庭為了經濟的壓迫而沒落下去，想到父母子女，兄妹骨肉為了環境的驅使而演着生離死別的慘劇，更想到我自己最近為了那個陳老伯來提議的那件婚事而和雙親在鬭氣，我的命運的好壞真是完全操在旁人的手裏……；想到這種種，我的心真是難受極了！好久好久，我回答不出一句話，我的眼睛有些模糊……，唉！自從那一次痛哭之後，我現在竟變得那樣子會哭了！但我竭力忍住不讓淚滴出來，我還強自掩飾着：

「那是你的多疑，我有什麼不樂意的事呢？謝謝你這樣子關心我……，」但是，我的音調有些兒哽咽了！

「沒有，那當然是最好囉！但是——淑華！你會不會嫌我太囉嗦呢？」他的言語真是溫柔極了，我聽着不禁心裏有些感動。忽然，他又改變了語氣：「你為什麼要掩飾？你的眼睛裏不是有眼淚？不要哄騙我，把你心頭的憂鬱傾吐出來，比悶在心裏不是暢快多嗎？」

「……」天啊！我受不了了一個年輕的男子的這一種……。唉！我怎樣說才適合呢？我是一個自幼生是在官僚派的舊家庭裏面的姑娘呀！雖然我也曾看了許多反對舊式家庭，打倒封建思想，迎合新潮流，創造新生命的各種書籍；然而，當着一個年輕的男子，面對面要訴說自己心頭的抑鬱，我還沒有這勇氣。我說不出一句話，停留在眼眶裏已有多時的眼淚到這時滾了出來……

「不要傷心，讓我老實地對你說吧！你總不會生氣？淑！對於你的身世，我曾約略風聞過一些，不過不詳細，你又何必隱瞞我呢？」

「你既然有些知道，又何必問我呢？唉——！我是一個這樣可憐的姑娘，在這世界上……」

「世界上可憐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就說我吧，我想你總也有些知道。在我還只四歲的時候，我就失掉了父親。我們弟兄三個，都是依靠了母親刻苦勤儉，撫養長大的，我是最小的一個，現在雖然依賴着長兄生活，而且還能得到唸書的機會，但是，像我這樣的苦讀書，個中苦味也只有我自己一個人體會到。我想到無父的痛苦，眼前環境的不如意，我也是感到萬分不樂！但是，我認為一個環境惡劣的人應當要創造他新的環境，不當當讓舊的環境來支配他。我希望你能為前途着想而努力奮鬥，不要專門去回想過往的一切而摧殘你的身體。淑！你允許我說一句唐突的話，我對你真是非常嚮往的。在這一條弄中，在我看見過的許多女子中，我覺得你的性情最靜，你的面貌最美，你的身世又引起我對你萬分的同情，讓我斗胆地說一句，我願安慰你，幫助你。」

我的心受了極度的激動而變得慌亂了！他的一字一句聽在我耳裏，我不知說感激他的話，只會讓淚落落地滾出來！

「唉！我的本意是要勸慰你，不想反惹動你傷心……！」他突然從椅子裏站了起來，出乎我意外的，我的一只右手被一隻溫熱的碩大的手捧住了！我像遇見敵人似的趕速也從椅子裏站了起來想逃避，可是掙扎一下我失敗了。他却繼續着在說：「你怕我？淑華！我並沒有絲毫惡意，請相信我，我願意誠懇地給你安慰，給你幫助，給你鼓勵。我缺少一個妹妹，我願把我當是你的哥哥那樣照顧你，愛護你。我們同是天下不幸的孤兒，我們應當攜着手向前奮進。淑！你不要再哭了！假如你肯答應我這請求的，那末，你就點一下頭……。」

「……」唉！我能說什麼話好呢？我的手第一次被這末一個年輕的男子握着。我的心震動得厲害極了！我的脆弱的情感受不了這劇烈的激盪，我真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只能哭了！唉！天啊！我那裏懂得我那時候已經跌進了愛的漩渦裏面去了！我只覺得面部耳朵，都是熱辣辣地，心跳的聲音幾乎連自己也聽得見。我重又把右手縮了一下，想去摸出手帕來拭淚，不料他已經猜知我所要做的動作了。他把左手仍舊緊握着我的手，右手卻從他衣

袋裏摸出了一塊手帕來揩去了我的淚痕，一面又勸慰着我：

「聽見沒有？不要再傷心了！淑！你願意的話，請你就點一下頭吧！」

我遲疑了一會，微微地抬起了頭望了他一眼，他也正怔怔地望住了我。我的心中雖然充滿着羞愧、不安、憂慮、恐懼，却終不敢不聽了他溫和的言語和熱烈的眼光，我的一顆處女的嬌嫩的心，終究給這末一個站在我身旁露着萬分期望的年輕的男子獲取了！我咬緊了下唇，向他微微地把頭點了一下。他重又雙手捏緊了我的手，顯着興奮愉快的神情說：

「謝謝天！你並沒有使我失望。從今天起，我們一定得努力奮鬥，望前幹去。不要頹傷，不要消極。我們互相安慰，互相鼓勵。」

從此之後，我的人生觀確是改變了！我又回復了我往昔那種歡樂的心靈，我仍舊很輕鬆，很愉快，也很活潑，很頑皮。壁也為了我的轉變而大大的高興。

這一年的冬天，天氣很冷很冷。在某一天的早晨，我起床梳洗完畢後，就到樓下去練習小楷。走過亭子間時，忽然想到天氣，便進了拉開了窗簾想望望天氣如何，却看見對面屋脊上和樹枝上都罩上了白茫茫的一層，原來，昨晚下過這末一場大雪了！我再推開了窗子探出頭去一瞧，只見窗檻上，弄中的地上，都是鋪滿了白白的厚厚的一層。因為時間尚早，沒有人走踏過，所以望下去，潔白無瑕的一片，看了令人為之目奪神移。雪、原是象徵着聖潔和光明的！我不禁在想：這骯髒的世界永遠讓這一片潔白的雪籠罩着有多好？我又想：假如在這一片潔白耀眼的雪地上洒上一大攤鮮紅的血跡，那又是多麼引動人感慨的一種色彩和情景啊！我望着，望着，不覺想出了神。却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在喚着：

「早！你為什麼發着呆？不怕冷嗎？」窗底下出現一個溫和的微笑着的面容，正是魚底。同時，我看見這一片潔白無瑕的雪地上已經整齊整齊的印上了幾個腳印，我就抱怨着他：

「你瞧，好好的完整的雪地上，給你弄髒了！」我說着，忽然孩童時代那種頑皮的脾氣在誘惑着我，我隨手在窗檻上抓了一把雪，團團緊向他擲去。這是出其不意的，他完全没有防備到，而且我又是踞高臨下，當然拋擲的目標是瞄得很準確的。一個圓圓的雪球，不偏不倚的正打中了他的帽子——那個黑底正中釘着一個黃圓圓的校帽，他嚇了一跳，我不禁出聲的笑了！我看他除下帽子，甩去了雪，同時，他也以極快的手勢望地上抓起了一團雪向窗口上拋來，但是，等到雪球將要拋到窗口時，我的身子早已躲到裏面去了！却聽見他的聲音在窗底下響着：

「快些把窗子關起來，仔細你招了涼！我到校裏去了，等會兒再見吧！」